“鹰回山”神韵

卢嘉善

坐落仙境蓬莱腹地的“鹰回山”,海拔不过200多米,却有着未解的谜团和今昔巨变。

那天,我沿着当年崎岖狭窄而今宽畅明净的山道蜿蜒东上,不时被路旁碎景留连:有石鹰凸首,红叶飘绸,有翠竹缠风,彩蝶戏英。沿途碑题更是墨溢霞辉:有“祥”字独巍特立,有“鹰潭”双虹飞霓,有“迎慧居”曼舞三姿,为大山平添数点文香翰彩。

在旧称“哗哗浪”新名“鹰潭”的地方,我见到一堵大坝横卧两山之间,汇集泉源形成百亩湖泊,此时静如明镜,大有“岸柳梳妆水面欢,青山丽影倒身眠,轻摇细浪扁舟醉,频吻顽波磐坝酣”的韵味。此前友人曾说过,景区除了“跑马场”的马,“鹿苑”里的鹿以及特色野猪、药鸡外,还有鹦鹉,八哥、大雁、天鹅、鸳鸯等丽鸟珍禽。遥望轻烟浩淼的碧水,远隅隐约的几点蹁跹白翎,我想,那大概就是能掠波戏澜、飘影排空的天鹅吧。

奔向目标我正在一派青葱的空气中荡漾,突然被路旁腾起的一弧飞禽惊吓,下车顺势望去,山坡上蓬蓬苍松,枝条颤颤,托着红艳艳的、毛茸茸的花柱花锥,媚出几分羞色,别具风骚。此时,耳畔竟阵起雉鸣鹊噪及杂鸟玉音,兼伴如笛如箫如嘶如吼的涛声,这林隙献韵石缝贻雅的山风杰作,让大自然的生机顿时繁忙起来。

转过几弯新奇,紫梧花后我找到那排小屋,坐骑刚停稳,一汩浓香袭来。循源望去,但见:斜壁深处林梢朦胧;陡坡半腰树影婆娑。蔓延脚下的槐丛,繁花浓郁,萼叶掩映,真是:绿梗担铃,层层布粉;红蒂啮皎,串串衔芳。好一个“曼舞仙姿销魂魄,重叠馥蕊绽欣荣”的福地胜境。

“还没灌醉吗?那就把山搬回家,哈哈!”正在我贪婪地打开所有呼吸器官猎取馨香的时候,背后传来一声欢笑,我赶紧回身,见友人面如山花迎了上来。

“太沉了,背不走啊!”我也调侃道。

“那就‘咔嚓’几张美景!”

“当然!”我一边回答一边手忙脚乱地掏出相机,对着沾满晨晖的群山,润蕊衔珠的闹林傻辑了一圈风光。

友人携我沿新修的登山梯径拾阶而上,在半山腰一条水泥洞前停住了脚,任由一筒甘冽膛风带走疲劳暑气。随后他打开洞灯,我顿时看到她神秘了我几十年的风采:早在“备战备荒”年代,上初中的我,得知故乡这座山上有解放军工兵修筑山洞,很想探秘,直到驻军走后才如愿成行,但因岫幽冷寂,只得浅入急出。如今,现代化将封闭的岁月敞开她的胸怀,让我们明亮地搜猎到大山的真谛。此刻,我抚摸战士们的心血品味着,为了国防事业他们肉体的意志,曾如何战胜坚岩的险恶。

穿过山洞就盘向极巅,碎碎的阳光潜在隐径侧畔草尖。四周远志(牛毛茶)、荠苨(老母鸡肉)、丹参(红根)等原生态药材,漫展细细的、圆圆的皆是绿绿的手臂,试图将我们的足迹抬起。清风吹拂,扑朔迷离的树荫里,摇动一丛丛野荆树、一棵棵野“软枣”(果实像小柿子)、一株株野毛桃……与群山颠连的绿色主体黑松、翠柏、芳槐……相映辉照,让大山的体魄野性起来,浪漫起来。

我们足迹终于印上主峰的“观涛台”。极目远眺,但见环岭斑斓,远海空濛,云连碧野,风摇青冈,大有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。醉意中我回身俯首,蓦然发现平台中心留有一角山原体,正疑虑时,山的主人张总巧协相关人士前来调研。寻机我问其中奥秘,他说:“这可能是垛古庙观遗址。前几天,工人们挖掘过带彩琉璃瓦残片,我在这里也收集到几块古砖。此事回家问过100多岁的爷爷,他说‘老辈子有传言,我没见过’。看来这建筑还是有点年纪喽!”最后他说:“我保留这点遗址,是想待考察出它的来历后进行修葺。‘水不在深有龙则灵,山不在高有仙则名’嘛,名不名的不说,最少要保护、开发和建设好这里,也就是说,经过我们不懈努力,让荒山焕发出现代文明的活力,造福山民,致富乡村!”

这大概就是他开发荒山的初衷吧!我想。

是的,山不在高,有活力就妙。峰不在奇,有奉献就好,改写历史的人们就是仙,就是神!这举措不正是民族的幸事,国家的幸事吗?此刻,我为这份“拳拳报国志、融融利民情”感到敬佩,也为有此胆识的年轻一代感到骄傲!

正是:松翠情依幽谷露,槐香醉撵逗云风。洞藏凉静时光懒,林荡芬芳世纪匆。古迹峰巅浮旧砾,今痕麓脚引新瞳。“鹰回”造化钟灵秀,一派娇娆正盛隆。

成长在烟台的海

曲博涵

妈妈说,在海边玩沙子是我小时候最爱的游戏。其实这是海边的孩子幼时都爱不释手百玩不厌的游戏。走路还不稳的我,乖乖地坐在沙滩上,晒得暖融融的沙子烘得小屁屁温乎乎的。不远处海水像个爱逗我的小狗,不停地扑过来又退下去,吐一层白花花的沫沫在沙滩上。在我和“小狗”之间,是干干松松的细细柔柔的沙子。我用小铲子挖啊挖啊,挖出的沙子堆成小山,垒成城堡,空空的沙坑会慢慢地渗进海水。有时候,“小狗”会跑过了扑倒我的城堡,我不哭,“小狗”跑掉了,我还会垒更多的城堡。碧海蓝天下,我最伟大的作品不断地诞生。

我长大一点儿了,海边的礁石是我和小伙伴的战场。嶙峋的怪石,长满海蛎子的石硼如同谍战的现场,神秘又艰险。被海水冲蚀的怪洞里时刻冒出来的海水,更是给我们增添了更多的变数和凶险。在怪石间跳跃、在石硼上穿梭,所有的音响效果都来自我们的模仿,我们的“打仗”游戏,场景逼真得堪比美国大片,既然是打仗,负伤在所难免。被海蛎子皮划破了手,被石硼磕破了腿,全身湿透地被“活捉”更是经常的事儿。爸爸妈妈的嗔怪和阻止连他们自己都知道是徒劳的,没有谁会当“逃兵”,那片乱石硼始终充满了诱惑。

暑假不在海里泡着就不是暑假。不用拜师,我就从最初的狗刨学会了仰泳和蝶泳。偶而还扎个猛子炫一下酷。傍晚的海边是我们的乐园。几个同学、邻居一起扎进海里,凉丝丝的海水一阵激灵就把酷热抛得无影无踪。我们像一条条勇敢的海豚在水里自由撒欢,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柔滑滑的海水里,那波浪一漾漾地荡开来,在海水的冲刷里我们从稚嫩的孩子长成了古铜色皮肤的壮小伙子。

更多的,大海给了我无穷的想像。从大闹天宫的奇幻演绎到鹦鹉螺号的神秘旅行,从马里亚纳海沟到神秘的海底火山,从色彩斑斓的珊瑚到巨大无比的蓝鲸,从海水环流到海底暗礁,从雪龙号的长途跋涉到海龙号的海底深潜,与大海相关的无数神秘给了我深深的震撼,对未知的神往,让我这海边的孩子与大海结下了最深的缘分。

随着与大海相伴的成长,它成了我无言的老师。风平浪静的时候,广阔无边的海面在阳光下泛着波光,层层叠叠的海浪涌向岸边,在礁石上碎成白花花,刷拉刷拉地唱着歌。而它,没有告诉你,在深深的海底,有着高山峻岭,深沟险壑,数不清的生命种类和人类的文明遗迹。自古以来,人们从未停止对这份神秘的追逐。而深沉又雄浑的大海,没有矫揉造作,它的温柔如同一位伟大哲人的微笑,朴实却又那么意味深长,又像一位长者敞开胸怀包容了所有前来探寻的疑问。在海边,我学会了深沉。

狂风怒起时,浊浪滔天,惊涛拍岸,如巨人怒吼般的咆哮,如高墙般排空的巨浪,狂奔向岸边,那雄浑的气魄,是大海巨大能量的释放。这能量来自于大海的最深处,是千万年来能量的集聚,由此,它的爆发,才能如此的惊世骇俗。我在海边,我懂得了厚积才能薄发的道理。

在烟台的海边,我慢慢长大,海风、海水、海浪是吾友亦是吾师。不论我走得多远,烟台的海终将铭刻在我的记忆里,与我相随,是我不变的牵挂。

我们的开花石

刘艳琴

早就听说过市区南部的山中有个所在叫开花石,附近居民都叫它“我们的开花石”,俨然是他们家收藏的一个珍贵盆景,大有不许外人染指的警告之意。听得多了,心里就痒痒的,非得去“染指”一次不能甘心。何况还难以想象:冰冷峥嵘的或者粗糙憨笨的顽石,怎么能以千娇百媚的“花”来命名呢?甚至还冠以“开”,如果石头也能开花,就不用惊喜什么“千年铁树开了花”了,铁树毕竟还是树嘛,有生命自然有欣欣向荣的那一天。石头?怎么可能!一定是他们敝帚自珍!

但无论如何,我还是决心去探个究竟。

早晨五点半,风还有些夜里的凉意,天也才刚刚亮,我就背起相机出发了。步行了将近五十分钟,到了进山的入口。远远地就往山上望,什么也看不到啊,就是一山的树,一团团的嫩绿鹅黄墨绿铅灰,如大写意的水粉画,在雾霭中让水泅去了边缘,只剩下时浓时淡的点染,铺排得满眼的色彩,却丝毫也没有石头的影子,更不要说那开花的石头了。不甘心,继续往前走,继续把脖子仰得发酸。拐过一个酒店的门头,前面是一片阔大的空地,眼前也赫然一亮:接近山顶的一片葱茏绿树丛中,那不是迷蒙而又突兀地立着一丛峰峦嵯峨的石头!我心里一喜,那唯一的石堆应该就是开花石了吧。

爬山的人已经逐渐在增多,我随着人流往山上爬,由于步行得太远也太急了,腿已有些软,不由得放慢了脚步,慢慢留意起身边的景致。就像看到一盘向往已久的美味,知道终究是自己的口中食,也就不那么急着吃下去了。小路旁是依山就势栽种的叶子宽大的小桑树,一叠一叠的,似有点梯田的韵味,在温润的晨风中,轻歌曼舞着,紫红的桑葚不时地偷偷窥视着行人,用自己的笑脸分享着晨练人的快乐。

走走停停,过了桑树林,上了登山的羊肠小路,不时地有棱角分明的石头从树缝里逼入眼帘,脚下的山石却是已经风化过、被无数双脚踩踏成粗细不等了的沙子。据说岩石风化成可耕种的土地要成千上万年,那么,这里的石头有多少年了呢?我的脚下曾经有多少人站立过?那远古的先民站在这儿也像我一样悠闲么?环顾四周,我有点奇怪,在这到处是大石硼的山上,黑松却一路相陪。烟台是个缺雨的地方,这里又多数是整个的大石硼,松树是怎么得到养分活下来的呢,而且还活得这么精神抖擞,咬定青山。

一路地胡思乱想就到了那丛大石头旁边,那石头的坡度很陡,大约不低于八十度,我豪气顿生,安顿好相机,迎着光滑的石面,手脚并用地往上爬,腿颤颤地抖,心砰砰地打鼓,往下看是绝对不敢的,“无知者无畏”,我暂且掩耳盗铃,当个无知者。

虽然腿还在颤,心还在抖,人到底还是上来啦,再回头看脚下的石头,哪有花的形象啊,是陡峭,是嶙峋,是峥嵘,如刀削斧劈般兀立着,傲视群山,俯看大海,倒是很有阳刚之气,名之于花,岂不有点妩媚之嫌?

拍了几张照片,我没滋没味地下了山,这也算我来了一趟开花石了吧。也许因为遗憾,我不时地回头张望,快到山脚了,再回头看一眼,却蓦然发现,一派壮阔阳刚的开花石在有些迷蒙的晨辉中却平添了几许妩媚,倒真的有点像含苞欲放的重瓣儿莲花呢,一个人在石的最高处,翘首遥望着,就仿佛是那半开着的花蕾了,葱茏的绿树,如烟似雾地托着,仿佛是“弥望的田田的叶子”,云雾缭绕中,倒真有一点莲台轻移的飘忽之美哩。我的相机终于没有遗憾了。

不由得有些感慨。上山时其实也是在这个位置看到的这丛石头,是因为急于到近前探个究竟便忽略了它呢,还是心里早就没把它当成花看呢?待到了它的近前,又把它分解成了破碎的个体,当然也就没有花的形态了,花,原是要带着看花的心情去赏的,任何与欣赏无关的目的,都不是风景本身所能够填补的。常听人抱怨“不去XX很遗憾,去了XX更遗憾”,更有人说“看景不如听景”,个中原由大概也跟我今天一样吧。如此看来,那些说“我们的开花石”的市民,都是发现美的使者,诗人海子说过“熟悉的地方没风景”,我们的市民却能把每天都能看到的一丛石头看成这么珍贵的风景,是不是也是开花石的美浸润而成的呢?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

邮编:264003